

2

秘 密

池波正太郎 / 著
王 宁 / 译

真田 太平记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真田太平记◆秘密

王宇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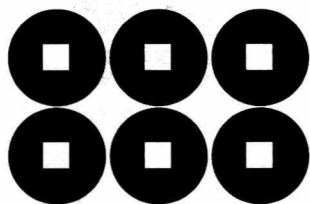
北京汉阅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七曜文库

池波正太郎

IKENAMI SHOTARO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章 上田筑城

第壹话

在别人面前，绝不可流露出一丝困惑——昌幸深知此点。

微弱的烛光下，仰卧着的女人的容貌清晰可见。

从这边看去，是灯影下的侧面。

女人额头凸出，额下虽有眼睛，此时亦是紧闭着的。从眼睛再往下看，安房守真田昌幸只觉得紧接着似乎就是嘴了，不禁又看了看女人那若有若无的鼻梁。

越看，越觉得这是他最丑的女人。

今晚，昌幸又强行将意识停留在了这些杂乱无章的事上。

最近，他辗转难眠，反复思忖，不知该把真田氏带向哪里，又该如何把他们带到那里。

方法倒是有几种……

但全都不允许失败。

身旁这女人，是以前在上州沼田城侍寝的阿德。

眼下，阿德陪侍昌幸的地方不在沼田城内，亦不在岩柜城内。昌幸的正室山手殿就住在岩柜，所以，不能将阿德带去那里。

昌幸将两手抱于胸前，侧过身去，使劲蜷缩起矮小的身躯，弯得如虾一般，从阿德处稍稍向后撤去，目不转睛地将她又打量了一番，依然觉得这无论如何都是个丑女人。不过，阿德的身体很诱人。

现在看去，倒更像是昌幸为阿德侍寝。

从半敞的睡衣胸口处，可以窥见阿德那浑圆隆起的乳房上部，伴随着深深的呼吸，乳房一起一伏。

阿德的身体像一座小山。

昌幸侧着身子，半坐起来。

阿德的乳房有规律地起伏着，上面渗着一层细小的汗滴。

昌幸伸出右手，拨开阿德睡衣的胸口处，用手指拨弄着在她硕大的身体上显得小得出奇的乳头。

“嗯……”

阿德微微一哼，再度响起那匀称的呼吸声。

“这女人一旦睡着，恐怕大火烧身也不会醒来的吧。”昌幸暗想。

他无聊地咂了咂舌，仰面朝上躺着。

闭上了眼睛，却全无睡意。

昌幸突然发觉，每每这时，他总会想到去年此时的事情。

去年此时……

攻陷甲州的战役中，织田信长听取德川家康的建议，在东海道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直至返回大本营安土城，这一路上当真是英姿英发。

哪知此后不到两月，就在将要出征中国地方之际，信长竟然在京都的本能寺中毙命。而且，讨伐主公信长、信忠父子的日向守明智光秀紧跟着亦死掉了。

事情过去快一年了，眼下，夏日姗姗将至。

“喂，喂……拿那个来！”

难挨的昌幸使劲晃着阿德的身体。

“嗯……”

“快起来，那个！”

“嗯，嗯……”

“那个，喂……”

“啊？”

“拿酒来！”

“您刚才没睡吗？”

“嗯。”

阿德慢慢坐起身来，问道：“今晚又睡不着呀？”

“嗯……”

“到底怎么回事嘛？”

阿德径直问道。昌幸从未曾因此恼怒。

“没什么。因为睡不着，所以睡不着。”

“噢，那是怎么回事？”

又成了同样的问题。

在家臣面前，真田昌幸从来没有让大家看到过现在这副样子。

包括在山手殿及儿子面前，都从未流露。

他们理应服从于昌幸的一切。

他们相信昌幸，从不怀疑，这全被昌幸看在眼里。

这正是他觉得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别人面前，绝不可流露出一丝困惑——昌幸深知此点。

正因如此，每当与阿德独处时，已经三十七岁的真田昌幸才能如孩童般率直地畅所欲言吧。

同样是女人，除了阿德，昌幸还曾有过一个女人，也是可以像现在这样抛开一切、坦诚相对的女人。但也就仅此一人。

十七年前，那女人死了。

而且，也是在这处宅邸中。

这处宅子只有六间房子，很小，现在由五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守卫着。

五个都是真田家的忍者。

女人则只有阿德一人。

宅子在真田的府邸附近。

去年，昌幸的次子真田源二郎信繁带着住在安乐寺附近的向井佐平次骑马去真田府邸时，途中忽抛下随身侍从，骑马向林中奔去。

穿过树林后，源二郎停下马匹，一直凝视着原野彼端的树丛一带。

佐平次疑惑不解，不知他在看些什么。

当时，源二郎对佐平次悄悄说道：“那树丛中现在没人了……我就是在树丛中那处不起眼的住所里出生的。”接着又一再叮嘱，“这件事绝不可对任何人提起，千万别说。”

树丛里那处无人居住的住所中，一年后的今天，真田昌幸和阿德正把盏对饮。

阿德是真田家的铁炮足轻冈内喜六之妻。

喜六战死疆场，二人膝下无子。

这对夫妇都是嗜酒之人。酒在当时属于奢侈品，听说喜六为了有酒喝而费尽周折。

“再喝点吧！”

“再喝也没关系吗？”

“嗯。”

“大人……”

“什么事？”

“战争还没结束吗？”

“看样子快结束了，但眼下还没结束。”

“喜六就是战死的呀。”

“是呀。”

“真是可怜。”

“想起喜六了？”

“嗯。”

“我和喜六，你喜欢谁？”

“嘻嘻……”

“笑什么？”

“都喜欢。”

“你这家伙，真是厚脸皮！”

“呵呵……”

阿德笑着捶打着昌幸的肩。

“你这家伙……”

“呵呵……”

“哈哈……”

两个人就这样无拘无束地瞎聊，不知不觉间，昌幸的心情放松平静下来，睡意也随之袭来。

“大人……”

“嗯？”

“那个……嗯……”

“什么事？”

“人为什么要掀起战争呢？”

“啊……”

“喂，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第貳话

“太快了！太快了！”真田昌幸忍不住拍手称赞秀吉的干练和果敢。

据说，去年的“本能寺之变”传到征讨中国地方的羽柴秀吉耳中时，是六月三日的深夜时分。

秀吉之所以能在事发次日的夜里获悉此消息，听说是边境商人——当时正巧参加本能寺茶会的长谷川宗仁——派人去通报的。

当时，秀吉正一边水攻备中（冈山县西部）的高松城，一边等待织田信长亲自率军前来。

恰在此时，出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那个讨伐信长的谋反者——明智光秀，立刻就会派使者去跟敌方（毛利）说：“我方已成功讨伐信长，将来我们齐心协力，共谋天下之事吧。”

秀吉最先想到的，无疑是这件事。

但好运也在此时降临了。

高松城的城将清水宗治主动向秀吉求和：“如若我切腹自杀，可否放了我城中之人？”

高松城内的饥馑状况超出了极限。毛利家的大部队虽积极筹备着要救援高松城，但清水宗治毕竟是撑不住了。

虽然料定了会有人来援，却又委实没有十足的把握——清水宗治暗自盘算着。

被滚滚水流和大军包围的高松城，无法从外界获知任何信息。这一点毋庸置疑。

“好！”羽柴秀吉当机立断，答应了清水宗治的请求。

六月四日，清晨时分，清水宗治从城内乘舟而出，切腹自杀。

秀吉如约将城中将士送回毛利一方的阵营，同时力求和毛利氏达成休战协议，最终以把备中、美作、伯耆等地让给织田氏为条件，达成和解。

当时的毛利一方因已获知信长将率大军来攻，正积极斡旋，以求达成休战协定。

此时的羽柴秀吉可谓好运连连，又兼曾不断威胁信长后方的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相继猝死，秀吉一时间笼罩在好运和光环之下，颇似昔日的信长。

“真是令人惶恐的好运啊！”

真田昌幸唯有如此感叹。

直至此时，毛利一方尚不知晓本能寺之变。

有说法称明智光秀派往毛利的密使忙中出错，进了羽柴秀吉的阵营，被逮住了。光秀的密函因而落到秀吉手中。

总之，秀吉命少数军队先行返回姬路的居城，进行种种准备；他本人则慢慢集中兵力，于六日午时离开备中高松，前往姬路。

途中，突降大雨。

“快！快！”

他命令军队继续前行，七日深夜便进了姬路。

而毛利一方得知信长已死的消息，则是在六日夜里。

“一旦国力雄厚，国人的头脑难免会变得迟钝。”

真田昌幸这样评价当时的毛利一方。

羽柴秀吉一天行军约二十里路（相当于现在的八十公里），赶回姬路。据说，因连日疲劳，再加上马不停蹄地赶路，秀吉多次打盹，甚至从马上跌落。抵达姬路后，八日一整天都在做战前准备。六月九日清晨，秀吉率全军离开姬路，前往讨伐杀害主公信长的明智光秀。

本能寺之变才只七日，羽柴秀吉便有如此壮举，动若迅雷，不及掩耳，打出“讨伐弑主恶贼”这一名正言顺的旗号，以统一信长亡后的天下为己任，登上了历史舞台。

“太快了！太快了！”真田昌幸忍不住拍手称赞秀吉的干练和果敢。

昌幸好像就是从这时开始对秀吉抱有好感的。

那个时候，德川家康在干什么呢？

本能寺之变时，家康正带着穴山梅雪和近五十名家臣在边境游览。如果被明智军队发现，家康肯定连命都没了。结果，他穿过伊贺山，前往伊势，又从白子之滨乘船到达三河大滨，于五日清晨返回了冈崎的居城。那时段真是不宜出行，一路上可谓险象环生。背叛武田胜赖、转而投靠家康的穴山梅雪，就是在伊贺山中被暴徒杀害的。

六月十三日，羽柴秀吉和明智光秀在京都、太坂之间的山崎进行了决战。

秀吉率四万精兵迎战。

光秀的军队大概一万六千人。

光秀昔日的亲友细川藤孝、忠兴父子以及大和郡山城主筒井顺庆全都拒绝向他提供援助。

“讨伐信长，一统天下！”光秀的用心昭然若揭，他对昔日顶礼膜拜的朝廷摆出了强硬姿态，拼尽全力亦要占据信长的大本营——安土城。

如今的安土城已然化作灰烬。有人说此系明智一方所为，亦有人称是信长次子信雄所毁，至今真相不明，谜垂千古。

总之，当时的光秀惊慌至极。恐怕他根本就没料到羽柴秀吉的反击会如此迅猛。

此时的秀吉难道不正该被毛利军队牵制着，寸步难移？

但是，事情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交战自是在所难免。

——开战！

只战了一天，光秀一方便溃不成军。他连忙率领数名侍从，逃往妻子所在的近江坂本城，哪知逃亡途中竟在小栗栖一带的竹林被当地人用矛刺中，不幸身亡。

讨伐信长后不过十日，光秀夺取天下的野心便就此泯灭。

“光秀只是为了让秀吉赢得天下而生的呀！”

这也是真田昌幸的话。

话题再次回到刚才的卧房。

“哎，困了吗？”

昌幸刚刚躺下，阿德便嘟着嘴凑了上来。

“不用喝酒了。”

“大人，我有事要对您禀明。”

“哦？什么事？”

阿德耳语了一番。

昌幸只听得愕然不已，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